

电影《万桐书》主创： 让历史可感，让精神可触

■文/本报记者 赵丽

2022年，天山电影制片厂将电影《万桐书》的创作任务交到导演西尔扎提·牙合甫手中时，他面对的是一段既遥远又厚重的历史——上世纪50年代，青年音乐家万桐书与妻子连晓梅远赴新疆，与民间艺术大师吐尔迪·阿洪携手，在艰苦条件下抢救、记录、整理濒临失传的中国新疆维吾尔十二木卡姆艺术，用十年光阴完成从口耳相传到有谱可依的文化接力，让这一绵延千年的艺术瑰宝得以传世。

这不是一部普通的主旋律传记片，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致敬。从2022年启动筹备到最终面世，导演西尔扎提·牙合甫、编剧姜宏，主演李健、安冬等主创团队历时四年，行程近两万公里，实景复原迪化老城，逐字打磨剧本十余轮，以“真实、真诚、真情”为标尺，在纪实与诗意之间找到平衡，把一段沉默的坚守，拍成一部有温度、有肌理、有灵魂的电影。

一段不该被遗忘的文化传奇

在接手项目前，西尔扎提·牙合甫对新疆十二木卡姆的认知并不深入。他只知道，这是一套演奏全程需二十多小时的庞大套曲，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见证。而万桐书这个名字，在新疆文化界如雷贯耳——他是“抢救木卡姆第一人”，是把一生献给木卡姆整理与传承的学者，是让古老艺术走出濒危、走向世界的关键人物。

“提起新疆维吾尔十二木卡姆艺术，就不能不想起万桐书。”西尔扎提·牙合甫在采访中反复强调。上世纪50年代初，木卡姆仅靠民间艺人人口传心授，濒临失传。万桐书受组织委派，从中央音乐学院奔赴新疆，一待就是一生。他用简陋设备录音、记谱、校对，与连晓梅并肩奋战，最终完成十二木卡姆乐谱集的整理出版，为后世传承奠定基石。

这样的故事，必须被看见、被记住。这便是西尔扎提·牙合甫与姜宏接下任务的最初动因。

项目启动之初，西尔扎提·牙合甫坦言“压力巨大”。50年代的新疆，刚解放的社会风貌，万桐书与连晓梅的生活细节、吐尔迪·阿洪的艺术状态……对他而言既遥远又陌生。如何还原真实历史？如何不脸谱化、不说教？如何让今天的观众共情70年前的坚守？这些问题，从第一天起就摆在团队面前。

“你什么时候准备好，什么时候成熟了，再开机。”天山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、影片总出品人、总制片人荆鲁洲的这句信任，让西尔扎提·牙合甫放下焦虑与担心，选择用两年筹备、四年创作的慢功夫，去“靠近”那段历史。他和团队一起查阅海量文献，走访木卡姆传承人、历史亲历者，远赴厦门采访90多岁高龄的连晓梅老人，把散落在岁月里的细节一一拾起。

对西尔扎提·牙合甫来说，拍《万桐书》不只是完成一部电影，更是完成一次“文化接力”——用电影的方式，把万桐书的精神、木卡姆艺术的魅力、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故事，讲给更多人听。

在创作定位上，西尔扎提·牙合甫与编剧姜宏达成高度共识：这是一部人物



传记片，更是一部文艺片。它不追求强情节、强冲突，而是以音乐为线索，以情感为内核，聚焦三个灵魂的相遇与坚守。

万桐书不是振臂高呼的英雄，而是安静、克制、用一生做一件事的学者；吐尔迪·阿洪不是符号化的民间艺人，而是身怀绝技、质朴赤诚的艺术大师；连晓梅也不是简单的“贤内助”，而是与丈夫并肩作战、同样为木卡姆艺术奉献青春的“守护者”。

“我们要拍的，是平凡人做出的不平凡事。”西尔扎提·牙合甫说。这种创作定位，让《万桐书》跳出传统主旋律的框架，拥有了更细腻、更持久的情感力量。

还原一个真实可触的50年代

为了复刻上世纪50年代的迪化城

(今乌鲁木齐)，西尔扎提·牙合甫提出“每一个细节都要经得起推敲”。主创团队大规模搜集老照片、老建筑资料，在美术指导支持下，实景搭建街道、院落、办公场所，大到建筑形制，小到门窗花纹、墙面斑驳感，全部严格参照历史原貌还原。

不仅如此，群众演员的选择同样严苛。如今生活条件改善，瘦长、精干、带有年代感的身形很难找。西尔扎提·牙合甫要求：一定要找到贴近当年气质的人，眼神里要有力量，体态上要符合那个艰苦却充满希望的时代。

服装、道具更是精益求精。万桐书的眼镜、风衣、笔记本，连晓梅的布衣、发饰，吐尔迪·阿洪的萨塔尔琴、长袍，甚至桌上的墨水瓶、墙上的标语、屋里的陶罐，全部按照历史资料定制或复原，不

让一个细节“出戏”。

新疆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体系庞杂，如何放进一部100多分钟的电影？这是西尔扎提·牙合甫面临的巨大难题之一。

他无数次完整聆听全套曲目，逐段分析旋律、歌词、情绪，反复比对哪一段最贴合剧情、最能打动观众。为了确保准确，他和姜宏等主创人员专程赴厦门拜访连晓梅老人，请她回忆当年最打动自己的段落，由老人亲自指点哪些歌词、哪些旋律最适合放进电影。

“我们不可能把24小时全部呈现，只能选取最经典、最贴合人物情感的片段。”西尔扎提·牙合甫解释。影片最终选用的木卡姆段落，既有悠扬抒情的旋律，也有厚重深沉的吟唱，既服务叙事，又展现艺术魅力，实现音乐与故事的完美共生。

有观众看完反馈“木卡姆段落太短、听不够”，西尔扎提·牙合甫笑着回应：“想完整聆听，就去新疆，去看木卡姆团的全套演出。我希望电影能成一把钥匙，打开观众走进木卡姆、走进新疆的大门。”

西尔扎提·牙合甫把人物塑造放在创作核心位置，重点刻画万桐书、连晓梅、吐尔迪·阿洪三人。他要求演员：先读懂人物，再走进人物，最后成为人物。

“万桐书：温和、坚定、内敛，不事张扬，把所有热情藏在乐谱与录音里；连晓梅：坚韧、沉静、默默支撑，是万桐书最可靠的伙伴，也是木卡姆抢救的无名功臣；吐尔迪·阿洪：苍老却充满力量，对木卡姆怀有宗教般的虔诚，是艺术的活化石。”

为了让演员贴近原型，西尔扎提·牙

合甫提供大量照片、文献、口述资料，带着演员一起研读、讨论、感受，拒绝脸谱化，拒绝刻意煽情。最终呈现的人物，得到了万桐书家属、木卡姆专家与业内人士的一致认可：“这就是我们记忆中的样子。”

一部电影，点亮一段历史

一部电影，点亮一段历史

对西尔扎提·牙合甫与全体主创而言，《万桐书》不止是一部电影，更是一次文化传播与精神传承。

万桐书用十年抢救木卡姆，让濒危艺术重生；今天，主创用四年拍一部电影，让万桐书的故事与木卡姆艺术的魅力被更多人知晓。影片让观众明白：十二木卡姆不只是新疆的、民族的，更是中国的、世界的；万桐书的坚守，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对文化、对国家、对人民的赤诚。

在快节奏的当下，万桐书“一生只做一件事”的精神，格外珍贵。他放弃都市优渥生活，远赴边疆，在艰苦中坚守，在寂寞中深耕，把个人理想融入文化传承，用一生践行“择一事，终一生”。

影片传递的，不仅是一段历史，更是一种价值观：真正的伟大，往往藏在平凡的坚持里；真正的热爱，是不计回报、长久的付出。

万桐书、连晓梅与吐尔迪·阿洪的相遇与合作，是民族文化交融、彼此成就的生动缩影。他们语言不同、背景不同、成长环境不同，却因对音乐的赤诚彼此信任、携手并肩，共同守护一份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。

这正是影片最动人的核心：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，各民族文化交流相辉映，才汇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。

从2022年的志气与敬畏，到2026年的圆满与心安，西尔扎提·牙合甫与一群心怀赤诚的创作者们用十年时间，完成了一次对历史、对文化、对英雄的郑重致敬。

对西尔扎提来说，这部电影是他职业生涯中最特殊的一次创作。他让更多人记住万桐书，记住十二木卡姆，记住那些为文化传承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。

而这，正是电影最珍贵的力量——记录历史，守护文脉，温暖人心。

► 导演西尔扎提·牙合甫： 用敬畏之心，拍一部对得起历史的电影

四年间，西尔扎提·牙合甫把自己“泡”在史料与现场里。他重走万桐书当年的采风路线，穿越沙漠、戈壁、胡杨林，亲身感受当年的艰苦与辽阔。拍摄中，他对每一个镜头、每一句台词、每一段音乐都严格把关，常常为一个色调、一个眼神、一个道具反复打磨。

他始终坚持：真实是底线，真诚是灵魂。不夸大、不神化、不刻意拔高，只呈现万桐书夫妇与吐尔迪·阿洪最本真的状态——他们是普通人，因为热爱与责任，做出了不普通的选择。

“作为导演，我最希望的，是观众走进影院，了解万桐书，了解十二木卡姆。观众越多，我越欣慰。”这是西尔扎提最朴素的心愿。

► 编剧姜宏： 只有自己被触动，才能写出打动人心的故事

编剧姜宏的创作过程，本身就是一段被感动的历程。他白天负责发行工作，只能在深夜10点到凌晨2点写作，连续两个月，却觉得“无比幸福充实”。

最触动他的，是2023年在厦门采访连晓梅的七天。90多岁的老人，清晰回忆70年前的细节，温柔又坚定。走进万桐书的故居，小小的书房里满是柜子，堆满木卡姆手稿、资料、文件，老人每天从早到晚坐在那里研究，直到生命最后阶段。

“只有我们自己先被触动，写出来的故事才能打动观众。”姜宏说。他与导演反复打磨剧本一年多，有分

► 演员李健： 从“陌生”到“成为”，演绎平凡中的伟大

饰演万桐书的演员李健，接角色前对人物完全陌生。拍摄像一扇门，让他慢慢走进万桐书的世界。

他大量研读史料，模仿万桐书的神态、举止；为贴合人物清瘦的身形，在剧组严格控制饮食，只吃蘸酱菜与少量牛肉；面对片中大量音乐戏份，他抓住一切机会向新疆演员请教乐器与乐理知识，力求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眼神都准确可信。

导演反复提醒他：万桐书很普通、很质朴，不要“高大全”。他没有激烈的情绪爆发，只有隐忍、克制、长久的耐心，在平凡中坚守，在沉默中伟大。

沿着万桐书当年的路线拍摄，胡杨林、塔里木河、帕米尔高原的壮美风光，让李健更深刻体会到当年的艰辛与执着。“风景越壮美，越能衬出他脚步的重量。”拍完电影，李健说自己的灵魂受到一次洗礼：“原来真的有人，可以用一生，安静而坚定地守护一件事。”

► 演员安冬： 连晓梅——木卡姆抢救背后的无声脊梁

安冬饰演的连晓梅，是常常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角色。“提起木卡姆，大家先想到万桐书，却很少有人知道，他身后站着这样一位女性。”安冬说。

她深入研究连晓梅的事迹：当年设备简陋，钢丝录

音机的钢丝细如发丝，反复倒带极易断裂，断了就要一根一根接；电压不稳，连晓梅要守在旁边稳定电压；两人常常工作到凌晨三点，因为电力只供到那时；孩子不幸夭折，他们擦干眼泪，继续伏案记谱。

“木卡姆能从口耳相传变成有谱可寻，一半归功于在万桐书的笔尖，一半在连晓梅的手心。”安冬动情地说。拍摄两个月，新疆的歌声与舞蹈、淳朴的人情，让她更懂这对夫妇的选择与坚守。她用克制、内敛的表演，还原了一位温柔却无比坚韧的女性形象。

► 演员吾守尔·赛来： 减重15公斤，只为靠近吐尔迪·阿洪

吾守尔·赛来饰演民间艺术大师吐尔迪·阿洪。为贴近老人清瘦的形象，他开拍前两个月减重13公斤，拍摄三个月总共减重15公斤。

吐尔迪·阿洪能完整演唱十二木卡姆，演奏萨塔尔琴的姿态独特——常常跪地演奏，难度极高。吾守尔原本不会萨塔尔琴，剧组专门请老师，他苦练三个月，把影片中用到的木卡姆段落全部学会，确保演唱、指法、表情完全贴合，不让表演有一丝虚假。

“这是一个无比珍贵的角色，我必须用全部诚意去对待。”他用汗水与坚持，还原了一位民间艺术大师的尊严与光芒。

► 视效指导周戴： 还原真实，也营造诗意

视效指导周戴的创作核心是“还原真实，服务叙

事”。影片横跨沙漠、戈壁、草原、城镇，实拍季节为9—10月，团队根据剧情需要调整天气与氛围，大量替换天空，用视觉强化情绪；沙漠戈壁的严酷、迪化城的温暖、童年段落的浪漫与厚重，都通过调色与视效精准实现。

除了飞机穿云、信件入洞等显性视效，主创更注重“看不见的视效”：游行集会场景延伸街道纵深，航拍完整还原迪化城；童年片段在胡杨林替换天空，保留温暖与诗意，避免刻意怀旧感；南疆段落用镜子反射串联时空，让小托尔迪与万桐书“跨时空相遇”，象征木卡姆代代相传、绵延不绝。

整体视觉在写实厚重的历史感与浪漫温暖的文艺感之间平衡，既有年代质感，又有电影美感。

► 剪辑指导张一凡： 取舍之间见匠心

剪辑指导张一凡面临巨大挑战：粗剪素材近4小时，最终要压缩到110分钟左右，既要保留历史厚度、情感浓度，又要符合院线节奏，让观众看得进去、被打动。

摄影画面精良，让剪辑团队“舍不得剪”；导演有明确美学追求，同时要尊重史实、兼顾观众接受度。张一凡团队在情绪、音乐、叙事三者之间反复平衡，把最核心、最动人的内容留下，砍掉冗余，让节奏张弛有度，既不拖沓，也不仓促。

“难度很大，但值得。”最终成片流畅、克制、有力量，每一分钟都用在刀刃上。